

同栖共居不觉是 一端别离方知亲

——怀念老同学李崇仁暨漫忆自505班

○邱国霖（1965自控）

写下这个标题，心中真是百感交集。

李崇仁，是我踏入清华园后最早遇到遂成好友的一位同班同学。他是辽宁复县人，我是福建莆田人。一北一南，地理上两地相隔遥远，是母校对天下学子的巨大引力，让我们有幸汇聚到一起。

青春少年时，清华读书地。1959年，有180位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，怀着憧憬和梦想进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。当时清华学制为6年，应在1965年毕业，史称1965届。整个年级统称为自五，基础课阶段划分为7个班级，班号由自501班起，依次递增，直到自507班。我的填报志愿本是电机工程系，就在入校报到的当天，自动控制系一位女干部约我谈话。她话语简洁明了，说国防建设要求清华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，希望我急国家所急，服从祖国需要，转入自动控制系学习。于是，10分钟后我幸运地成为自505班的同学。

自五年级的男生宿舍安排在10号楼，离报到现场7-8号楼和七饭厅很近。当时，附近建筑工地上，高音喇叭正播送着《真是乐死人》的歌声。我手提装着被套的米袋子和几样生活用品，由迎新同学陪

同，住进三楼西首正对着楼梯口的寝室。

人生第一次远行，由100公里土路和几千公里铁路组成。一路上有多少新奇、多少向往？正坐在下铺床板上沉思，朦胧间，随着走廊上一声“来了！”的呼唤，走进一位早来的新同学。

互通姓名后，知道他叫李崇仁。他对我问长问短，态度十分诚恳，亲切的目光感染了我。他不但关心我一路的劳顿，而且体贴我离家的心境。虽然素昧平生，可一旦相逢，竟让我觉得一种温暖。我在家里排行老大，为了分担母亲的辛劳，需尽



游览十三陵，左起：李崇仁、赵毓陞、邱国霖

□ 师友情

为兄的责任去照顾四个弟妹。现在，刚进清华园，就有人给我以兄长般的关怀。此情此景，怎能令人忘怀？

自505班有28位同窗，大家来自天南地北。坦率地说，语言方面的说不清，听不明，令许多南方同学变得少言寡语。它关乎学生自信心的树立。这些难处，也是弱点，北方同学是意识不到的。

大学第一堂课在二教的阶梯教室，上的是数学分析课。老师（好像是孙念增先生）着深蓝色中山装，远看眉毛浓浓的，仪表庄重。这是我心驰神往的大学的第一位授课教师！在讲坛上，老师一板一眼地讲述着，声音坚定而自信；不时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，用严谨的算式和图表引导学生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年轻的学子很快适应了清华的学习方式。那时京张铁路横贯校园，把校园分割成东、西两区；铁轨上不时有火车呼啸而过。清晨，从铁路以东生活区通往铁路以西教学区的路上，赶学的人们争先恐后，步履匆匆。北京干燥的气候，南方人是难以适应的，流鼻血时有发生。就在习习秋风夜，度过了在北京的第一个中秋节。李崇仁经常与我，在上学的路上愉快地交谈。看到我用布袋子装书本和文具，乐得他说“它简直就像褡裢”。其实，它是我中学住校时用来装米的。路上的话题，大多是山水、气象、交通之类，所谓天文地理。他的见解和耐心，让我在扩大视野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帮助。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请教，直到“打破沙锅问到底”。难得的是，在他面前，我不必担心自己的发音不准和表达不妥。相反，他会不厌其烦地帮我纠正地方口音，

告诉我应该怎么说。由于他的言传身教使我的普通话有了长足的进步，渡过了南方人进入北方社会的语言关。

随着日子的推移，同学之间建立起友爱和信任。与同学的友谊，加上学习经历构成我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当年下乡通州宋庄人民公社（1959年11月7日）参加农村劳动，已是天寒地冻，李崇仁把自己的厚绒裤借我御寒。1960年五一期间，自505班同学游览了八达岭长城，并且在青龙桥火车站詹天佑铜像前合影。年轻的同学们充满朝气的脸庞，在时光的长河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。

一年后，男生宿舍搬到12号楼。楼北的九饭厅是自控系和电机系同学就餐的饭厅。也是机缘巧合，李崇仁、赵毓陞和我三人一起，被分配在418室，与其他班级同学混住。而且我和李崇仁又是上下铺室友。从此，我们仨人朝夕相处，犹如兄弟一般。我的普通话语气里融进了东北人的地域色彩。我们仨中，论年纪以崇仁居长，毓陞为幼，崇仁当得起老大哥的称号。在平素日子里，他以自己稍长两年的经验和责任，关怀着我们的冷暖。毓陞他姐来清华探望亲人时，我们一起体会了姐弟之情，分享了为弟的幸福。

近距离的接触，给了我更多的感受。崇仁是中等个子，一副黑里透红的脸庞，留长的头发梳理整齐，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。冬天里一身黑棉袄打扮。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种谦逊、勤奋的模样。他有北方人的豪爽，高兴时会举起右拳，击打我的胸肩叫我透不过气来。崇仁天赋极高，课余爱好十分广泛，尤其喜爱音乐、戏曲和文学。不但

喜欢唱歌，而且也会演奏乐器。对歌唱的爱好让他成为班上文娱委员，经常在班级活动的间隙时间，领头起唱或教唱新歌，给年轻的集体带来活跃气氛。叶成林同学至今记得他教唱“走，跟着毛泽东走”的旋律。漫天飞雪时，听他哼唱“冬天下大雪，到处一片白”。春风化雨时，听他歌咏“春天下大雨，下来遍地流”。每次听到他应景的歌声，我心中总要产生共鸣，雪和雨成为热爱北京和思念家乡的气象信号。京剧唱腔“骂一声刘表你这个贱骨头”偶尔也会听到。崇仁从家里带来一支铜质洞箫，空闲时端坐在床边，悠悠地吹响《满江红》乐曲。曲中“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的警句，通过乐波飘忽在寝室里，轻轻地冲撞着听者的心田。是啊，同学们考入清华，为的就是学成后报效祖国，谁个肯懈怠自己？

崇仁和我在课外有过许多趣事。平生第一回见到落雪时正在化学馆上课。当时有同学耳语“下雪了！”刹那间，教室窗户附近的空气立刻活跃起来。南方人显得空前兴奋，有点按捺不住。待到下课铃响，同学们鱼贯而出直奔楼下。在化学馆门前，只见鹅毛一般的雪花在空中随意飘舞，那情景着实令人陶醉。伫立在台阶上，望着雪中从容不迫地行走的同学，自己一时竟踟蹰不前，不知所措。“看傻了吧！走吧，用不着雨伞。”这是崇仁的声音，原来他一直陪伴左右。雪的魅力迷住了我。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，他已经在宿舍里落

座开始自习。为了我对飞雪的欣赏，他特意陪同我，迎着飞舞的雪花，呼唤着跳跃着，走在通往东主楼的大道上。白天满地积雪时，崇仁、毓陞和我，加上澄顺、文杰一班爱好者，在12号楼东首空地上玩起了雪仗。游戏的结果是人数居少的北方人大获全胜，而南方人则一败如水，参战者脖子上衣领里统统中了雪弹。

我俩对音乐有相似的兴趣。我从小也喜欢拨弄乐器。第一次看到崇仁的洞箫时，自然地联想起家乡的八角琴。在大礼堂听完校文工团民族乐队的演奏，我俩受到激励，聊起民乐和乐器来津津乐道，那一刻彼此视对方为知音。好奇心驱使我们，来到化学馆西侧的音乐室。我俩在一间钢琴房里佯装学琴，实在不懂技法。不知何时，琴房门口来了一位女生，笑靥不语，看她耐心的样子估计是来练琴的。于是，一窍不通的我俩只有溜之大吉，从此便成了音乐室的门外汉。

崇仁在文化方面的修养，例如书法、诗词、对联、谜语等方面，可谓多才多



自505班在大礼堂前合影。后排左起：李澄顺、李崇仁、邱国霖

□ 师友情

艺。他写得一手好字，一撇一捺，功力到家。我因缺课借了他的课堂笔记，看到工工整整的记录心中好生羡慕。谁都知道崇仁好说歇后语，那是他的绝活，常常逗得我眼泪都要笑出来。他喜欢做对偶形式的文字游戏，猜灯谜、对联语一类的课外活动常见他的身影。他懂得诗词格律，加上善于对仗，可以赋出完整的律诗。1961年元旦期间，在工字厅西侧的新华书店里，他选购了一本俄文科普读物，书名叫《电子》。在扉页写上：“树雄心，攀登高峰；展奇才，遨游太空。”随后，郑重地赠送给我。这本书内容通俗易懂，加上崇仁题词，让我爱不释手。当年暑假，我回到阔别两年的家乡探望父母。我给远在辽宁老家探亲的崇仁的信中，戏称福建前线“固若金汤”。不久，喜出望外地收到了他的回信。信中除了抬头和问候语外，第一行便是“同居共栖不觉是，一端别离方知亲。”那跃然纸上的是至真至诚的同学之情，而溢于言表的是至仁至爱的兄弟之情。这句话，带有诗意的赞叹，是对清华同学之间友情的最美的赞歌。1962年，我们仨同游十三陵，在景区里拍照留影。班级组织去参观北京展览馆时，我们仨和澄顺老兄在馆前广场照相留念。

进入专业课阶段，按照教学规划设置5个专业，自五年级重新划分为5个班级，原有班号继续沿用。崇仁、毓陞和澄顺一起分在新自505班，而我去了新自501班，从此“各奔前程”。我和自505班的缘分也就戛然而止。在最初的专业基础课阶段，同学们还有机会在大课教室里相逢，一起聆听导师的宏论高见。往后，由于专业课程内容的特殊性，就只能在专业教室

里上小课了。

1965年8月，自五同学毕业了。在“服从祖国分配”和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”的号令下，我们接到了分配通知书。归心似箭的大家顾不上议论工作去向，甚至也来不及告别母校。所幸的是，我毕业后长期从事科研工作，正是“国防建设”事业，这也是对母校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的最好报答。

1987年4月，我因公来到大连，找到舰艇学院看望久别的崇仁同学。见面时，我俩竟一时无语，只有彼此盈眶的热泪。崇仁率他的亲人们款待了我。入夜，崇仁让我和他并枕而卧，一起回忆在清华园度过的美好时光，直到坠入睡乡。1995年4月，自五同学举行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。我因为公务失却了与老同学聚首的机会。在后来收到的视频中，看到崇仁身着海军服装神采奕奕的身影，听到他幽默地自我介绍的声音，心中得到些许的安慰。2003年8月3日，崇仁因病辞世。他是让我心中永远怀念的师兄。

2010年8月，我在给毓陞的电子邮件中写道：“一段时间以来，我的脑际一直萦怀着我们的老同学李崇仁的形象。我对他的思念，竟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反而变得更加深厚起来。他、你、我，曾经同班、同寝室，在少小的年代里，我们结下了可贵的青春友谊。你们两位东北同学曾经帮助和关心我——一个南方同学许许多多。今天回想起来，我心中依然充满感激之情。”

2013年是崇仁逝世十周年。谨以此文纪念老同学。